四書說約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盧兆隆啟祥甫
郭衛明扶陽甫訂

上論卷之八

泰伯其可章

泰伯之讓為文王也昌有聖德豈以泰伯眼力而不知然以已傳位則事有痕迹且人心難忖或以生亂

故已去而使季立以及昌則事妥且已即去而露讓之意則季何以受之故托採藥以往荊蠻已去而仲不去季亦難受故挈仲與俱即去而或有可來之意畢竟未乾淨故斷髮文身自放於廢棄自即於沉冥以絕其望其形則自外禮法示不可用其意又似自遊方外不欲以爵位自污也周家直恁厚根生了許多聖人又生個世外異人到此時絕不顯有讓之迹太王之傳季歷之受若當然固然不得不然絕無一

毫不安之意即太王季歷且遊於中而不知民安得稱之德而曰至全在無德而稱上此事明白做不得須混混沌沌方妙然夫子稱之則不可少虧他眼力要是天理不容不現耳原是讓國而言天下者以周后來有天下而遡其前則讓國時即讓天下也〇三字活看極言固讓不一而足也

恭而無禮章

恭慎勇直俱是好字然太過反成不好要人明禮此

與六言六蔽同機單為有心要做好人的說

君子篤於章

仁也厚也民原有同然特不見樣子則不得現故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

曾子有疾章

一場大事到此做完不知費多少心力字字有味大家回頭一想一向手足視初生於父母時有損傷否媿汗沾衣矣故聖人只算得個踐形○今而後方知

免在世一日一日不敢保無恙也○引詩處亮非誑語守身二字是題目做此題者須得用此功○范註蛇足此言守身純以行止言非指軀殼也殺身成仁者豈不保身乎臨難不勇非孝也

曾子有疾章

語必對症觀末二句尤可見○斯字有功夫在○容貌顏色辭氣就是居上出身加民的設施非容止而已細體自見○暴慢信鄙倍註解俱確○大凡無體

段的上官定是瑣碎被此段話返照的透衣汗出

以能問於章

人最難克的是已已不能克一種凡火傍理義借才學而橫溢四出盛氣加於天下矧肯受人之犯乎故此事勉强謙虛不得○謝註有意

可以託六章

春秋時主少國疑的極多當國者往往弄倒曾子傍邊技癢說只是少個君子因道此數句○三句是一

連事不可分才節一不可不在兩可外程註極得○當是時多少事體都以一肩擔起安危利害無日不交畧有身家之念怎做得去○君子人與一句活躍欲飛說到此得意的際○此君子有弘毅氣味○一點赤心當此大事精金在冶越煉越精此處不論成敗只論本人不走樣

士不可以章

倒提起看士之所任者仁只為此一宗事體莫重於

此莫遠於此小局面綿力量如何做得只得弘毅○仁者天命之性萬物一體上下四方往古來今總呼吸於一氣人所固有人所同然只爲不以爲巳任遂把宇宙内事皆屬分外藩籬既立情識横生自私自利的心腸朝不及夕的作用原也担兒輕道兒近用弘毅不着然有一分士氣的怎肯○發個大願擔起此担當時天清地寧鳶飛魚躍光景齊現一個人全挑宇宙如畧有呼不覺叩不應處便是不曾任真個

重而自從擔起無歇肩時候一日不死便一日不許
與宇宙相隔真個遠
興於詩立章
人秉天命各有良心但要得出頭非有所觸發不可
要得站定非有所憑據不可要得圓熟非有所銷鎔
不可聖人做下詩禮樂就是觸發憑據銷鎔的家活
夫子指破消息教人下手觀此纔見窮經的主意如
爛熟三經而真心猶然不得分毫之力可憐死可憐

死陽明尊經閣記宜味之○詩是心之機括禮是心之條目樂是心之意味

民可使由章

治民者要把民的資格看明我本意要與他做便宜而便宜之事無不費力氣要先說知他便畏難躲閃沮格生矣故有個法兒使之由於其中而不知則事無不成矣非好意不使知也夫子說不可要詳其意

好勇疾貧章

夫子是個制治於未亂的人說此兩項豈是汎談從
來天下多事其原都有消息特人自不識到得決裂
悔無及耳見好勇而貧的人急以一官半職束之見
不仁之人慢以線開一路寬之自不至亂也即此是
天地心經綸手

如有周公章

驕是自以為能幹人莫我及吝是不肯與人幹恐或
我及這兩個字是有才者一定毛病夫子特設如有

周公之說而以其餘不足觀埽之真是鐵筆○吾輩饒無多才儘也驕吝良心自考不許口强光景是如何則已把肺腸納在孔夫子不足觀三字內

三年學不章

三年字當體認不易得從此見○還是孔子時學者身分若今則不爲穀便不學○白鹿洞講義利原能冬日汗人

篤信好學章

真正學者一棒一痕一摑一血說個信便不撓一分假說個守便不放一分鬆然如不好學則任其偏見以高天下之肝腸而自墮狐禪不善道則執其痴心以高天下之力量而秖資魔障這八個字說破學者的行徑所學如此此身與世相乘時便自有與人迴別的消息有可展布之期則見不然則隱蓋仕原以行道濟時非圖富貴也貧賤於有道是何緣故富貴於無道是甚意思兩耻字發明甚愷切竦人毛骨此

章大意為無道富貴之徒起興見得他只一片心要仕不管有道無道即危亂之邦亦依依不去只是富貴之念為主耳胸中沒有學問少不得如此故未論出處先以八字講學○飯蔬飲水一節似與此章同興○近世談學且推馮道而不足於尼山蓋為富貴之徒開此便門而甘心與尼父擲戈矣

不在其位章

此對侵官者而言天下事各止其所便太平矣就職

掌程功能儘有可幹彼越俎者大概皆不幹實事者故反多事以自覆耳那謀亦必非石畫○求所以立匹夫而壯帝王之猷又當別論○局以外自無繇得局以内之詳且議事者徒足以掣任事者之肘

師摯之始章

當時摯已適齊故着一始字亂猶洋洋則自始至終極盛可知亂獨取關雎者以周家王業成於關雎魯用周家大武之樂終必歸於文王修齊之化故樂之

將終皆歌關雎以詘其韻○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此註堪味見樂之興廢在人也○夫子追思彷徨可想天地間有這般器物便有這般精神特不遇其人則箇中之味不現耳這樂作者一場趣味至孔子正之而再復露一遍豈偶然哉

狂而不直章

不直不愿不信總是壞心術曰狂曰侗曰悾悾者政

惟其不弄心也不弄心之質而反成壞心之叢今天下果然多此輩也○蘇氏註堪味○夫子此語刻畫欲生而惱恨欲死

學如不及章

曰如曰猶一連念摹畫學者心腸然如此方是學字的足色蓋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緊緊提攝猶忽走作這個去處怎放的一點鬆閑彼敢放鬆者不知利害者也○孔子眼看操三歇五的說此話○此道原無

永不失之時特嘗操如是之心便是不失的法○又是無頭柄的話

巍巍乎舜章

天下大矣匹夫有之而能不與我輩要細拈出不能不與的情纔見得不與的本領又要看到原可不與的理纔見得不與的境界天下與我原不相干必於不有者有而遂與者皆天下大而我小也舜禹原不曾把天下當一個大物事看其禪其受其官其家是

何等心腸何等眼界學者不可不察此一步學問○巍巍者超然自立無物出其上也然人本來性體原是如此不遇舜禹則此象不現一官半職得失若驚㒺不巍巍

大哉堯之章

成功事業也文章制作也皆堯爲君實處巍巍煥乎皆所以則天之實而爲大哉也堯的大處在則天而則天在成功文章上當時爲天下不知費多少精力

觀命五臣可見切莫講無為而成反與白文相背了○夫子起千載下誦詩讀書按堯之成功文章而見其巍乎煥乎直與天為則而以大哉贊之○尹註所可名者一段饒舌夫子豈亦民哉名以則天真善名者

舜有臣五章

此章大意為周說才稍不及舜而德則不啻過之然這個至德須虧夫子拈出○不以文武宗而只言周

有味○意不在誇虞只在周周亦不在誇才只在德涵抑揚於無迹寓褒彈於互見妙文妙文

禹吾無間章

不自爲而爲天下吹毛求之無得疵處楊註明簡有味○萬世爲君者只是自奉之外無他事細看神禹原也無閒○自堯至舜禹文武一連都勘他獨到之處所謂好古敏求尚友之學也

上論卷之八終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于明新用極甫
盧兆堂子肯甫訂

上論卷之九

子罕言利章

為甚罕言只要看出言之有病來○利之一字深入膏肓不提他猶自欲起那可火上添炭罕言自有深

意命仁雖是造化消息人生面目然惟實用工夫者始親嘗其味知命原非玄虛仁不容假合步步踏着頭頭拈來無非此物而非言語所能形容也彼不到此而曰事稱說祇為捕風撈月益重支離耳

達巷黨人章

孔子之所以為孔子畢竟不曾自為臚列只就人言而混淪幾句此所謂莫我知也夫學者不可强事穿鑿也意在言外體之自見○黨人所指博學便是指

藝能說觀夫子射御之執可見與太宰章同看夫子最惱是這博字天下没有個真正學者而以藝能成名故執御之說明是笑語觀謂門弟子可想○孔聖人直恁韻致全不作道學榜樣

麻冕禮也章

一從一違不是並重人以孔子純好執古禮與衆相違不知理上如通何曾執古只爲拜上求不出好解註來教我如何去從○俞字泰字尼山眼中看出來

此纔是兩間真正的禮意千古論禮的作家故曰敦厚以崇禮若不得這個活法只硬執着死教條則此禮眞芻狗耳○這一章義理極活肩臂極硬至今讀之令人心目開明毛骨振聳

子絕四毋章

此心得之天命爲萬應之宗而還以無心寂中動動中寂原與太虛同體沒來繇衆以有心而意必固我織成一片遂把太虛的本相隱了這四個字隨人材

質以為淺深不止富貴的因此苦自煎熬低了品格
功名的亦因此太自執着祇成伎倆即道德的發念
更細受病更深帝王聖賢之統且多閏位故四個毋
字一塊好田地真真太虛之體省多少事而却把萬
事應得的天則都穿透於玲瓏寶藏中矣○四椿是
錮身鎖受了這鎖許多受苦處却誤認為得意係籍
聖賢的個個談精說一而通身作用只是個意必固
我而已○四椿來的不惡不覺入其中而益入益甘

永無反面

子畏於匡章

此言似渺茫而自信如是聖人無誑語想是實理斯文是何物而文王之後敢以已受這其間不是可將就冒認的吾輩要於此處討個消息○文王之所以為文王孔子如不真真認的那敢自附驥尾孔子之所以為孔子吾輩如不真真認的不許妄坐虎皮

太宰問於章

人極喜的是多而作聖之功全恳此字夫子特為點
破非小關係至於君子所以不多則從前已說得詳
盡○立天下之大本我一物不容而萬物皆備若在
伎能上下手縱貫穿百家越無靈氣鄙事二字極有
斤兩從今後再莫以多論君子○唐荆川贈蔡道卿
序有味○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是揭開千聖嫡傳判
斷百家小技如龍躍天門萬方回首

吾有知乎章

人最喜有知而世界上禁不得這有知極聰明意見之所到極奇極妙駴目悚心的赤幟强半是原未有不必有不當有者天地不得還清寧之體民物不得安性命之情都是有知二字做成禍俑夫子無知也非是謙辭夫子原未有知叩其兩端而竭焉就鄙夫自具之是非與他剖斷何曾另有別知以應之○叩字妙會叩的纔得使他天機自動竭者不留餘也直剝根兜底說破使再無含糊不徹處○君子多乎哉

不多也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聖門大公案不可草次看

鳳鳥不至章

如鐵板看之只兩句嗟嘆語有甚機趣要想老安少懷是那樣的心腸綏來動和是那樣的本領栖栖皇皇是那樣的指望是豈可已者耶這一已豈小關係吾已矣夫四個字即千載下猶令人悽愴黯澹不能已已

子見齊衰章

於兩個必字上看出當下心腸來活活的一個夫子宛宛見在○想聖門記者斷是曾子等輩人從無行不與上用功故模寫孔子處生動如此

顏淵喟然章

人倫日用滿天地間皆性中物皆分内事而欲寘一椿於度外不可然萬事的當然却是一個總規矩所出如月滿千江只是一月中庸論道歸之率性性無

二性道妄有二道乎如脫落倫嘗以求道則涉於虛寂即循執迹象以求道又涉於支離博文約禮是修道真訣博約非二事乃兩句話說一個工夫也○初間總觀夫子千變萬化倏忽無定不可捉摸及循循之誘纔知用雖無方而體則有定定盤星在這裏○欲罷不能既竭吾才有了路數自然入虎穴探虎子怎留得半分氣力所立卓爾便非高堅前後景象矣欲得末由與從心不踰者畧別未達一間之說起於

此○陽明先生博約說宜玩

子疾病子章

子路誠是俗見而大率如是者多可因自省此似無甚大事而夫子直恁大動聲色又不可不以自省天下事混做者誠多如真做人則一點一畫毫不可假借曾子易簀與此同意范註大約好

有美玉於章

沽自是沽求賈則不可夫子換一待字妙絶從來逐

世之人大約謂韞匵不可別無出路只得用求豈知有個待字在○旋乾轉坤之手段類從待價中來這一個字中有出世的神情纔是經世的當家○己重而物輕者真體段也己正而物正者真作用也

欲居九夷章

只是心能自得無不可居之處所居則化誠不必然○東坡超然臺記荆川大觀堂記宜玩

吾自衛反章

樂自是天地間一段至理而傳習久作者之意漸湮遂至序次淆而太和之音不現則正樂一事真有取日虞淵之手不是遇着夫子以本具之元聲細為查考從何處討定所出來○各得宇宜玩寧直雅不亂於頌頌不亂於雅即各就雅頌之中何時何事必各有恰當不可移易者一失其所便不相宜此處有個天則在○其所既明樂官恍然悟樂之本義而洋洋盈耳者此也非所處便難似前日溷為承應適齊適

楚者此也

出則事公章

極本分極平嘗而聖人以為何有吾輩以身體驗之自謂何如方悟下學上達之旨○神通併妙用運水及搬柴吳康齋令白沙編籬斵菜寫字則摩墨客至則捧茶全不與談妙義會得此種因緣此書自不必講

子在川上章

時行物生天命原自不已何論晝夜人的本心便是天命而每每斷續不仁之小人無論即君子且有不仁一息少懈便與天命不相似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便是此書老脚○指道指水指心紛紛聚訟皆是也而執之則皆非程註極透○天命不息無處不是而水尤明顯適在川上故云景物是指水機括是指道意思是指心向使於己不切也不發興

吾未見好章

不好的無論就好的說來非不自以爲極其心悅而自孔子看來却都有空那似好色者此言揭人肺腑隱微之病只要體驗之乃見其言之至○好色口裏不肯承應即心裏亦不曾設心去好而好之懇至乃直到無所不好好德者滿口承當提心趨赴而真真十分落不出二分是怎麽說

譬如爲山章

學者發心直證無上勝果一生只是進一刻不可止

而進止之權總是自己司之不管別人事要止就止了即未成一簣而已欲止時其誰强之要進就進了即雖覆一簣而已欲進時其誰攔之故兩吾字機括全各在一簣上撥○一連數章似相貫串大概當進不當止之義

語之而不章

為甚不惰顏子境界惰不得了自己性命得夫子發覺何處得以自匿何時得以自己扯動消息自為奔

命不管夫子事了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刻畫不情極
真至

子謂顏淵章

不惰二字便是有進無止追思兩句無限神情○顏
子用功不曾自已標題只是夫子眼裏認的彼學未
到田地者亦只見他無甚異處知孔者其天知顏者
其孔

苗而不秀章

都是學之自止或淺或深然未到成熟則一也夫子眼中見了這樣許多○大要出事人事勉喪戒酒便是徹上徹下之功不舍晝夜之機就在此止也惰也不秀不實所繇來矣死而後已這生活原如此

後生可畏章

不必退而不足畏只不進便不足畏了蓋其可畏者原為將來非見在也無聞二字試以自省有聞與否可不愧死○即此見人都從後生過便人皆可以為

堯舜乾把後生過了後生非可閏之光陰惜寸惜分
着急爲此白沙云白頭孤負垂髫志猶憶城南就館
時同心之言一字一淚

法語之言章

此章刻畫入微楊氏註可看○不悦不繹不從不改
猶可望也悦而不繹從而不改便是原無繹之改之
的心了使安定不繹不改的心了天下事只一箇明
知故犯者難治○玩兩能無與末如之何句見得非

我不盡心我的權力止於使之從悅而已改繹還得本人本人不肯我怎有別法

三軍可奪章

人做不起概以為非無其志為外所奪耳不知志在於己不倚傍人如何奪得特以三軍之帥形匹夫之志極妙談鋒令座間雄風頓起俟註明快○孔夫子志於學志於道便千魔萬難折他不倒且因折挫益壯益堅特吐此一則因緣度脫學者○史冊中凜凜

生氣不乏此輩吾黨一一尚友纔信他都在孔子此句中○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無處不可以奪志向非孔子點出誰知可奪者之原未嘗有志也從今再不敢冒認有志了

衣敝緼袍章

惡衣惡食之恥未足與議學者第一不濟心腸全在此處再做不得上達事情了忮求兩不誠有味乎詩之言臧也然就此乾淨心腸用以求進原無不造之

境若止於不忮不求而已則畫限自域去性靈本體尚遠故夫子下一轉語極有趣只與貧無謟富無驕章參看子貢之所以當聖心者何故則此終身誦之原有病○聖人固無窮者也性靈原無窮耳不離日用自與造化為徒執一境而駐焉便非吾性本相

歲寒然後章

謝註字字有味○不惑不憂不懼便是人中松柏政於難打熬處見本領隨境皆然不可純以濁世論即

生堯舜之世不妨自有歲寒夫子此語一唱三歎樂山樂水樂松柏趣在象外○周子愛蓮說荊川竹溪記芳洲記吳伯與遊砥柱記可為山川花木吐氣

知者不惑章

惑憂懼三個字從有生時把人綑住愈入愈深受盡苦楚無論窮通貴賤總隨身帶似乎既生在世便陷此窟永無可脫之法亦無能脫之人豈知世有至人超然盡解一點靈性為主萬魔退聽○三個者總就

一個心描畫

可與共學章

權方是性之本體性原不可以方隅求也程註極是○此是入道階級言其必至乎權而後已吾人自有最上妙義不可不叅證也○學道者要一點一畫都是道又須到橫三竪四無非道纔是故到了權上全無道的脚踪

唐棣之華章

詩原是思人夫子翻案一言註以為仁遠乎哉之意
則指思理矣思能通微作聖那有思而不得的原是
至理然其實就指思人說亦未為不通考德問業新
相識不可不結舊相識不可不會同心聚首不是小
事要是果然思他則山陰之舟可駕南洲之榻可設
何遠之有

上論卷之九終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杜生芳挹美甫

趙和春緹陽甫訂

上論卷之十

孔子於鄉章

孔子豈是不能言的而恂恂於鄉黨細玩之令人意奪鄉黨恂恂而廟廷便便更令人心折露頴於杖屨

之前結舌於建白之地是甚麽漢子

朝與下大章

侃侃誾誾何以大同小異也踧踖與與何以並行不悖也有天則於其間矣

君召使擯章

承使而色也足也揖立而手也衣也盡已敬於趨進紓君敬於賓退真真成象成文

入公門鞠章

自入門過位升堂君愈近而敬愈至出降稍掩復位又對君矣故怡怡未幾而踧踖未寧總之天威咫尺不敢狎逸

執圭色勃章

執君命圭以通鄰好圭不重而命則重那得當有作無享禮也私覿也漸和將來原使不得執圭情狀聖人渾是天鑄的一派靈機着着中節不比於臨摹古帖者之無神也

君子不以章

衣服之制那裏也帶着聖人氣味也有與人同的也有與人異的與人異的不可不謂之有心即與人同的亦比人別有靈氣在不以字必字一一有味

齊必有明章

明衣寢衣變食遷坐都用必字便是孔子特意安心非偶然為之此之謂慎齊今驟看之亦平平而身體之誰能盡也聖人一生着底做人處只是事事當真

而已

食不厭精章

吾輩飲食亦有與聖人同處只是偶而不嘗耳許多不字便有主張在○節調飲食所以康濟其身也人都說此是小事却皆莫能自制總是個無主意的人不以饑渴之害為心害者有幾

席不正不章

謝註自明與割不正不食堪作一對

鄉人飲酒章

心裏真把杖者當做該敬之人真把儺者當做該敬之事聖賢這樣高品却在這卑近瑣瑣的上邊用心如今有才氣的怎肯如此小心如此老氣

問人於他章

如親見之四字極妙令誰見有此禮者拜受不嘗而明告之直恁真實相交如此再無不可亮之心不可說之話

廐焚子退章

一聞廐焚只問傷人乎倉卒之際如此中節記者拖一句不問馬眼裏有心○只頻後加三毛便覺精神異嘗會得此法纔來做鄉黨篇

君賜食必章

事君之禮這樣用心直是滿身皆敬所傳不自知其至此也字字體味孔夫子看着君眞如手足之護腹心呼吸畢應無怪乎人以為諂也

朋友死無章

攬他大事儘是高誼所謂巨卿死友受他重餽更有深意所謂鮑叔非難管仲為難

寢不尸居章

尸是惰慢容是矜莊不尸不容是寢居之嘗隨以此二句轉下許多變來式亦變也必字有力

升居必正章

一必三不亦無甚奇只是人偏不能耳内顧疾言親

指總是不端莊然在車者通病皆如此

色斯舉矣章

斯矣而後呼吸甚緊吾身處世真消息盡於此二句即所謂時也舉的怕遲集的怕早不遲不早時哉時哉孔子之嘆如川上之嘆意在筆先也子路共之閒言有省改容以承也與共而立共字同解三嗅而作非謂子路有殺機也彼山梁居高見遠別有所窺耳亦以見色斯舉矣之意蓋使嘗居一處而不遷即甚

高甚險之處人力且及之矣〇楊尹兩註說透大旨
吾輩須於此討出個活孔子來

上論卷之十終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許啟祥佑之甫

王弘圻我疆甫訂

下論卷之十一

先進於禮章

野人也君子也不是止述時論這個批語有許大力量即有些見識的也被他迷了即有些骨力的也被

他降了從風而靡逝波不返而先師的本領纔顯〇前列開如此而以吾從先進接住鐵脊梁中有無限情腸直欲反出人生之始與大家看

從我於陳章

從過苦難的原與別人不同無限情思何堪回首〇德行言語政事文學雖有軒輕却都是實學乃孔子隨材成就的當時以之相從原是一部經綸之手各期展布千載下讀之還有興

回也非助章

言下求解即聰明的也有時不說無所不說四字極其刻畫盖有得於言之外者矣踏其實地故即語言文字而無不真有得於言之先者矣會其本原故隨枝分派異而無不合〇喟然一章便是此書註疏

孝哉閔子章

註中實字極當盖人之行誼骨肉間或相容掩而旁人則無不苟求人不間言原也是實

南容三復章

言原是大事信口說者壞事壞品許多不可諱的勾當都從此來南容三復者盖因讀之而警醒遂無時敢忘耳不是誦讀全在體驗中討出此詩的實光景來也好古敏求只是個三復吾輩讀論語後還似未讀論語前之人便是不曾讀序中程子三段極可玩不然即萬遍不算三復○不可為三字無窮趣味誠能體驗之歷歷光景原來不爽即懸河之口只得貼

上封皮金人銘當參看

季康子問五章

三千徒中单推個好學此際可想總在喟然一歎章

描寫曲盡死而不能具槨高風可想此是屢空證佐

而賢哉實際然夫子恁樣愛他恁樣惜他喪予之噫

夫人之慟這其間來歷最微而顯顏亡而孔之道有

不盡傳者誠非虛語而請車為槨則不予門人厚葬

則不可豈其以心上人而薄於死後此處誠有天則

在焉賢自是賢慟自是慟厚葬則不可乃見聖人純乎天而人不與彼二三子從厚者之未遊其天也猶父猶子從鯉比來到這事窮情迫處言言嘆恨往復回環烟雲萬頃合攏看之不可草草

季路問事章

文法極妙就問翻跌即得老脚程註極透○人之非即鬼之責故子臣弟友慥慥自盡事人即所以事鬼也直為生罔為死故踐形盡性惺惺嘗存知生即所

以知死也

閔子侍側章

總是剛的意思不剛者便非骨格故夫子樂諸子之可教也然剛可具而不可露至於太露者便有些没回轉夫子極是剛的而韋編三絶五十學易便有許多妙處柔弱者生之徒剛强者死之徒這卦原准

魯人為長章

觀閔子之言便見原是可仍的土木一興所關非細

從來以此敗國者甚多閔子欲寢這番舉動言有盡而意無窮故夫子深爲擊節○爲字對改作字看可見不是舊臺址而更爲濶大以壯觀美也功不使兒必且役人財非天降必繇人出國家多事往往繇此

由之瑟奚章

孔子鼓鑄羣賢各還本性由之氣質淘汰未到中和之體未得躍露因其瑟而警之由之瑟丘之門有味言這門裏不曾教這樣生活也要着他認認門兒盖

警醒之故不孅峻厲門人不敬則聽銃響矣以為果非門中人也豈知其已為堂上人特非室中人耳彼門人者政門外人還夢不見子路脚底○堂室如註解借字形容從門字連類來

子貢問師章

何名為過何名為不及須曉得道是如何纔好據以為評此章根脚具在中庸至於過猶不及一語尤為此章適主吾輩向喜怒哀樂未發前求一求氣象如

何則知聰明才幹籠盖人上的與天命之性曾有一毫相干否此際甚微未易語言形容

季氏富於章

孔子諫周之志全要扶公室抑私門而門徒中乃有為私門羽翼者可恨之甚非吾徒也一句煞甚利害

○魯之政季氏專之孔子亦算做仕於季桓子但一面借季氏之用而陰以扶公抑私為作用如三都之墮便是反周為唐的師範冉求乃死心塌地為季氏

着實該趕出門去

柴也愚參章

人之用功各從偏處對症而各人受病苦不自知全借明眼指破只指出病在何處則所以用功各人自討不待言矣○愚魯辟喭是氣稟帶來變化之權全藉學力佩韋佩弦各自去尋

回也其庶章

安貧亦是一節而回之安貧則比別人不同內重外

輕全於性分上討得過活即一節便是全體故庶乎之下接以屢空這塊光景細叅之不是顏回處此必定動盪一番賜正坐此病並舉煞有深意

子張問善章

天命之性廣大精微髙明中庸須苦用學問工夫纔得透入區區天資縱多暗合終與先天之竅覿面相隔故善人以不學處見長而即此成短〇不曽徹悟根原脚踏真境縱不為惡於善之滋味何曽嘗着

論篤是與章

往嘗以厚不厚分好歹豈知人之巧也更以所與在篤因而為篤其歹乃滋甚須別具眼

子路問聞章

夫子隨處答問一言止對一證非活套通用的如此章幸得湊在一處遂被人詰問發出老脚其餘的都該類推勿以無赤之惑而遂倘徉過去也〇有父兄在是見該與長者商量恐怕行的錯了非稟命儀節

○註中兩不患有來歷不然似少了一段

子畏於匡章

註謂夫子遇難囘必捐生一段儘有意思然夫子何以在乎則囘蓋知之子在二語似謂夫子一定不死囘怎敢死如遇難無方只硬去死者非聖賢也

季子然問章

先失驚以掃其興說出大臣是如何則一向季氏勾當二子所以事之者何如口不言而心自省矣嗣因

從之一字又說弑逆不從話頭更怪陰折其不臣之心一抑一揚都是故意

子路使子章

治民事神原是學的實際然亦須先參透消息方好下手○註中子路之言非其本意數句極得

子路曾晳章

夫子志於經世故以知爾問然點之所對却似與題目無干夫子何反喟然與之三子以才技為用點以

性天爲用天命之性隨處而在隨時而在遇不論顯晦境不論廣狹只是個素位而行活潑潑地絕無道德事功之分此便超脫了三子却又總包了三子彌綸天地只是等閑生活故夫子與之政對得本題○天地造化天地之尋常帝王經綸帝王之日用會得此消息則許多分別執着爭持擬議都用不着○時方暮春故如此說如在夏則言夏秋則言秋頭頭是道不煩揀擇○素位而行原總括了天德王道而素

位亦不易言矣彼天性原不離時物如死着時物便
不空靈時物雖有形色而莫不有不見不聞者以主
於其內故死套曾晳祇說夢耳白沙云小勝江山大
勝詩斬關直出兩重圍自家真樂如無地傍花隨柳
也屬疑○前異撰之言是他病夫子欲得其犬意故
慰以為何傷后評論不已必欲夫子說三子一句不
是又是他病夫子故不肯說只鶻突答他一塊妙趣
曾之長處短處俱不可掩

下論卷之十一終